

最後的倔強

午後街心公園裏，三位京城「老炮兒」，分別吹着口琴，拉着手風琴，彈着結他。演奏的曲子，是台灣老歌《綠島小夜曲》。三人搖頭晃腦，閉目凝眉，全情投入，身後的城牆也彷彿被塗上了一層舊時光濾鏡。周圍人群都被三人情緒感染，被帶着節奏哼唱起來。

許久不見這樣的場景。小時候，經常可以看到大人們在公園裏吹口琴、手風琴。街邊經常有各種簡易的培訓班。在那個內地春風初吹的時代，人們用這種方式在揮灑對生活的歌頌和對未來的嚮往。眼前的「老炮兒」，其實就是當初的那群人。如今的青年人，對此根本沒有興趣。

忽然想到一個詞：「最後的倔強」。在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，「三年一代溝，五年一鴻溝，十年一馬里亞納海溝」，各式新玩意兒層出不窮。「後浪」毫不吝嗇對「前浪」的「暴擊」，一波接一波。比如：單反，中國大爺最後的倔強；絲巾，大媽最後的驕傲；鋼筆，文藝青年最後的抗爭。智能手機像素越來越高，越來越便攜，誰

還耐煩背個單反相機呢？打字、語音已是日常，誰還用紙筆呢？於是乎，單反、鋼筆，就都成了停駐情懷的古老港灣。

筆者談不上文青，但賣文為生，雖然如今電腦、手機也早已是工作必備，但起筆之前仍習慣在紙上打草稿、列提綱，俗稱「拉條子」，列出幾條要點，思路也更清晰，往往還可誘發新的靈感。很佩服最初發明「筆耕」一詞的人。筆如犁，紙如田，而字則恰如一畦畦種子。播種，生長，收穫，一頁頁翻過去，一年年就這麼過來了。那沙沙的落筆聲，以及老相機那嘩噠的按鍵聲，那手風琴拉出的旋律，大概都潛藏着相似的音符吧。再說了，倔強也不是什麼壞事。起碼像五月天唱的，「我的固執很善良」嘛。



《你好，李煥英》

《你好，李煥英》這部在內地狂收五十四億人民幣的電影，終於在香港上映了。期待已久，得知這個消息，自然第一時間跑去戲院，入場欣賞。

《你好，李煥英》的英文名《Hi, Mom》其實就高度概括了影片的核心內容：主角曉玲因意外而穿越了時間，在自己尚未出生的一九八一年，遇見了當時還是一位青春少女的母親李煥英，在這條嶄新的時間線中，曉玲盡力彌補原本的遺憾，了卻過往心願。故事的核心聚焦在親情，情節中催淚的點自然不少；再加上演員的陣容：賈玲、張小斐、沈騰、陳赫，還有一班「開心麻花」的成員，都是喜劇好手，彼此之間在不同的演出形式中也有長時間的默契合作，搞笑橋段自然有就信手拈來，更重要的是，這些橋段安排得並不突兀，也並不生硬，與情節結合緊密、恰到好處。所以，雖然已經被很多爛片用濫，但似乎沒有什麼詞比「笑中有

淚」更適合形容《你好，李煥英》這部電影了。

能在內地創下影史第二票房紀錄、使賈玲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導演等等這一系列殊榮都可以證明，《你好，李煥英》是一部好電影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這部電影或許與香港觀眾有一定距離。其主要原因就是電影的演員陣容，雖然在內地可謂家喻戶曉，有着廣泛的認受性，但他們賴以成名的喜劇形式「小品」在香港則沒有太多受眾，連帶香港市民對他們的認知度也不高。所以當不少演員第一次亮相的時候，明顯可以感覺到導演的意圖是想讓銀幕前的觀眾「哦，是他呀！」然後會心一笑，但缺乏相關文化背景的香港觀眾卻一頭霧水、不明所以。



魯迅的知乎生涯

一個多月前，到南方去開會。有幾位學者談起了青年與網絡的話題，順帶說到速食式的文化消費，深刻深邃之作品受冷落。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筆下的九斤老太，和她「一代不如一代」的名言。正想着，南方某大學的一位青年學者接過話頭道，千萬不可輕視了現在的網民，對於經典，他們並不漠然，要知道在「知乎」上魯迅可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。

我也上知乎，但用得不多。開完會，專門搜了一下。好傢伙，果如其言。有人發言說，玩知乎一定要通讀魯迅，又說，「半部全集治知乎」，「全集」當然是指《魯迅全集》了。有人編了各種版本的魯迅金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人舉出網上

「奇葩行為」，皆可以魯迅為武庫來應對。譬如，碰到「鍵盤聖人」，即網絡發言義正詞嚴，與平素行徑大不一樣者，可想到魯迅說過的，「人的言行，在白天和在深夜，在日下和在燈前，常常顯得兩樣。」如此種種，不一而足。

中學生乃至大學生「怕魯迅」的說法早已流行，但從知乎對魯迅的「愛」來看，或許並不確切。如果說確有所「怕」，怕的可能只是對魯迅的刻板解讀；而「愛」的正是其洞悉力。而且，中小學課本中魯迅的文章，讓即便對文學不感興趣的人，也早早地熟悉了他。在老一輩心中，網絡卻還和年輕人綁在一起。其實，網絡進入國人生活至晚在二十世紀九

十年代，而那時觸網的人，即便只十多歲，如今也步入中年了。因此，當下的網民對魯迅自然是熟悉的。

就算拋開魯迅深邃的思想不談，他獨到的文字也令人印象深刻。比如孔乙己「排出九文大錢」，又如幾乎成「梗」的「立僕」。魯迅一針見血的語言風格，與網絡交流所要求的犀利、冷峻、簡練似也暗自合拍。當然，網絡中自由發聲的氛圍，也為魯迅那些子彈般的語句，提供了再次發射的可能。既然經典的生命來自解讀，知乎也是讀魯迅的新方式吧。



女性電影《我的姐姐》

不知道理論上是如何界定「女性電影」的。近日叫好又叫座的內地電影《我的姐姐》，女編劇，女導演，女主角，表現女性的成長。我認為它無疑是一部女性電影。

內地女導演的電影，先有演員徐靜蕾二〇一〇年執導的《杜拉拉升職記》票房過億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；後有台灣歌手、演員劉若英二〇一八年執導的《後來的我們》破了十一億。還有後勁更猛的，二〇二一年由內地喜劇演員賈玲執導的《你好，李煥英》，斬獲了五十四億，直逼內地最高票房《戰狼2》的五十六點八億人民幣。《我的姐姐》四月二日上畫，截至

十日，票房已達五億八人民幣。四月十二日它將在北美、澳紐上映，票房後續可望樂觀。這部小投資電影的成就，證明藝術電影也可攻佔票房。電影中的情節細節，應可與香港觀眾共情，猶能賺取女性熱淚。只是未知香港有無安排上畫。

電影講的是大學剛畢業的女孩安然，父母車禍去世，留下上幼兒園的弟弟。安然本是獨生，父母為索一男，要申請二胎准生證，讓她扮演殘疾。安然對父母怨恨，因此疏離家庭，淡漠弟弟，獨立求生。她以到北京考研理由，計劃把弟弟送人。在相處當中，弟弟的純真、依戀打動了她，在簽字同意永不再見弟弟的一刻，

彼德與狼

我對心靈的探索又有一次新的體會。

彼德與狼的故事結構簡單，但卻是英雄之旅的最原始結構，小彼德走到森林，與小鳥和鴨子在逗玩。貓兒本性頑皮，要捉小鳥和鴨子，彼德發現後連忙阻止，這時爺爺發現彼德溜進森林，生氣地向彼德表示林中可有惡狼，萬一惡狼跑出來，誰也不能幸免。果然惡狼真的從林中鑽了出來，一口把鴨子吃掉，貓和小鳥馬上爬到樹上。幸得彼德略施小計，把野狼困住，而獵人也湊巧經過將狼鄉起，大團圓結局。從中受到召喚，出發冒險，與好友共渡劫難，最後安全回家，是人類心靈成長的經典循環，透過一個又一個的循環，本

民間傳統的臉譜

人物的形象和性格。這些臉譜講究三分脸型七分畫。

陝西民間，自古已流行秦地社火臉譜藝術。「社火」，泛指節日迎神賽會上所表演的民間雜戲，古稱「射虎」，取其以正壓邪、以技伏霸，祈求平安吉祥。「社火」臉譜，始源和流行於隋、唐期間，想像豐富奇妙，人物性格突出，以色彩與紋樣展現各種人物的忠奸、善惡、美醜、勇懦等性格特點。例如紅色表示忠勇正義，像關雲長、孟良；黑色表示剛直不阿，像包拯、張飛；粉白色表示奸詐，像曹操、嚴嵩；青色表示妖鬼；黃色表示殘暴猛烈；藍色表示祥和安穩。



京劇的臉譜最多姿多彩，尤以淨、丑為主：不論三塊瓦、老臉、白臉沫、碎臉、太監臉和神妖臉等，皆油粉兼用，韻味無窮；其造型講究會意、象徵和誇張，通過線條與圖紋的搭配、調和、對比、補托等，互相呼應，富想像與美感。（如附圖，左為鬼怪，右為戲曲人物徐凱。）曾見京劇中的「花和尚」魯智深臉譜，畫一對矚目的螳螂眉，顯出他在《水滸傳》中路見

不平、拔刀相助的義氣性格。另見崑曲婁阿鼠臉譜，繪成白鼠，以示他陰詐鬼祟的偷竊行為。通常，丑角中央則勾白方塊，俗稱「豆腐塊臉」。這種臉譜藝術風格，有人說源自唐代的樂舞面具。《唐教坊記》就指「大面」出自北齊，說蘭陵王高長榮貌美如婦，面容缺乏陽剛之氣，難以懾敵；故每次上陣出戰，必先戴上猙獰恐怖的木製彩繪面具，果然威震敵軍，大獲全勝。至於不少現代人，在現實生活中常戴假面具，才最令人難測和心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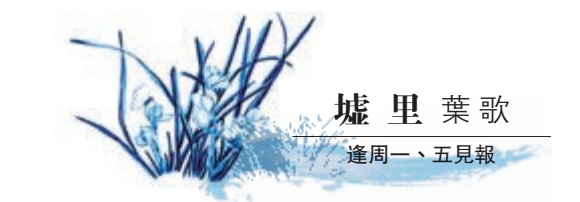
疫中最熱烹飪書

二〇二〇年的疫情把美國人逼進了廚房。去年美國紙版烹飪書銷量高達二千一百五十萬本，比二〇一九年上漲百分之十七。《紐約時報》記者Kim Severson總結，疫中最熱烹飪書是以下元素的綜合：手法來自國外，不需進店購買食材，一小時內能搞定上桌，比如「炭烤西蘭花澆味噌醋汁」。

熱銷烹飪書是文化代碼，指稱新冠之年的酸甜苦辣。《空氣炸鍋食譜六百則》銷量十三萬五千本，滿足了回鍋外賣薯條及炸脆半成品春卷、芝士通心粉的需求。因為大部分人在家用餐，不諳廚藝者亟需通用型烹飪書，其銷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，而以往熱愛烹飪者需要新靈感，帶來非洲、亞洲料理書熱銷。

社交網站的大V吸引追隨者購買他們推崇的烹飪書不稀奇，著名大廚的作品卻不好賣，因為人人做飯、日日烹飪的情境中，大家感興趣的是簡單易行的家常菜，而不是手法複雜，耗時耗力的「飯館菜」。另外，更多人對素食、健康料理感興趣；烘焙書大賣；指導自製罐頭、醃製食品的烹飪書流行；甜點和節食類烹飪書同時熱銷，延續了美國傳統。還有，烹飪書與烹調用具的銷售形成「共生關係」。如，居家做飯，時間充裕，煙熏肉成為料理新寵，有關烹飪書熱銷，顆粒燒烤爐也大賣。

展望二〇二一年，業內人士認為「自我保護年」會演變為「交際派對年」，指導如何辦好「轟趴」（家庭聚會）的烹飪書一定大賣。二〇二〇年的某些傾向會保留，如烘焙、海鮮類烹飪書繼續熱銷。電視業內人士預言，美國人不會想看提醒他們疫情經歷的任何劇集，不知這一預計是否也適用於二〇二一年的烹飪書市場呢？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近來，一雙李寧銀白色籃球鞋因在某平台上標價四萬八千八百八十九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而引發網友熱議。這雙鞋是「李寧韋德之道4」的全明星配色款，是李寧為NBA球星韋德（Dwyane Wade，香港譯：韋迪）二〇一六年全明星賽上推出的一款全球限量一百雙的波鞋，當初標價一千四百九十九元。

波鞋收藏並非什麼新鮮事，不過這些年愈演愈烈，在民間頗有一

種「人均收藏家」的架勢。有閒錢，搞點興趣愛好自然無可非議，而在商家飢餓營銷、明星帶貨等策略的引導下，千元左右的波鞋成為收藏中實用而又有一定升值空間的選擇。不過被人為營造出的一鞋難求的氛圍，讓波鞋的價格脫離價值起飛。許多國外知名品牌的波鞋，每每發售都要半夜排隊，或者網上抽籤、搖號。有朋友曾開玩笑吐槽某品牌的一款大熱波鞋：「錢也太好賺了，每季度出幾個新配色，設

計、樣子都不用變，就能賣到脫銷。」

李寧作為國潮之光不免也在這列大軍中。當初李寧這雙鞋在發售後，便引發排隊購買，價格很快就漲到五千元以上，如今乘着國貨熱的東風和市面流通貨源的越來越少，於是有了這樣的「天價」。

不過任何一種投資都有風險，比如今年NIKE與陳冠希聯名的復刻板Air Max 1「死亡之吻」，預售價格被炒到三千元，卻因發貨量增多等原因，跌至一千五百元左右，令不少高價購得的買家直呼「被割韭菜」。在筆者看來，一雙波鞋從

藝術欣賞角度而言，價值是非常有限的，尤其是對於那些以流行色等為賣點的季節款。多數能夠升值的，是以情懷為賣點的紀念款，而這些鞋款也通常不是拿來穿的，而是擺着看的。因此普通消費者，從實用角度，大可不必為此「上頭」，畢竟說到底這只是一雙鞋，穿得舒適、開心，才最重要。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